



栗谷全書六

疏劄

廿三十七

~ 16
2426
6



和
2426
37-6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六目錄

疏劄_四

請勿過 哀疏

玉堂論君德四事劄

進聖學輯要劄_{見本編}

辭大司諫疏

應 旨論事疏

辭特 召疏

辭大司諫疏

司諫院請勉學親賢臣劄

樂善齋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六

疏劄四

請勿過 哀疏 乙亥

伏以旻天降割 慈聖昇遐臣民號絕遐邇同悲恭
 惟 殿下孝思天至率禮罔愆俯就中制宜法 先
 王臣伏覩朝報則 殿下哀毀踰式不量氣力六日
 飲粥五時哭臨宦寺獨侍內外阻隔近侍未瞻 深
 墨之容大臣罔盡保護之責以 殿下清羸之質縱
 使百神扶相日復一日寧無積傷之漸乎臣謹按禮
 記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頭有瘡則沐身
 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



孝又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孔子曰毀瘠爲病君子不爲也君子謂之無子伏惟 聖學高明此等禮文講之有素豈待愚臣之喋喋乎第恐不怠不懈之際或過於自盡 玉候虛實未及省念只見一時之粗安不計後日之成疾一朝 違豫以致 在天之靈有所驚動則 殿下雖改圖節哀其爲 孝思之玷則不可磨也嗚呼可不懼哉匹夫執喪尙以傷生爲戒况人主一身宗社所係百神所主者乎 殿下歷覽千古何嘗有聖帝明王以居喪過於致毀者乎假使任情直行不恤病敗然後乃爲孝子以臣子愛君之情猶當懇祈量力期於必保可也况安全者

爲孝毀瘠者爲不孝者乎大臣侍從披肝瀝血者非一非再無乃 殿下罔極之中偶忘聖訓反以毀瘠爲無害於克孝者乎輔弼左右尙阻一侍醫官入診屢啓乃 允藥餌之進猶以爲難至於 恭懿殿之請亦不將順臣誠愚昧反覆思之終未見其允合禮意也伏望 殿下深惟 宗社付託之重體念 新陟慈愛之情仰順 恭懿勤懇之旨俯從臣鄰悶迫之請節減哭臨之數勉進調胃之膳使大臣侍從出入無間醫官亦使頻進診 候一以講論禮文一以豫防疾患以 聖躬無虞克全大孝不勝幸甚嗚呼股肱喉舌耳目論思之臣陳達已盡 天意未回今

以疎迷至微極陋之臣乃試仰天一顛者其亦不自量矣第念太陽雖遙葵藿自傾魯國有虞嫠婦亦憂今臣區區血誠不以內外有間一自奉 訃摧慟之後結情 倚廬心焉如割茲忘愚僭言不自裁伏惟 殿下少垂察納焉臣無任精爽飛越之至

玉堂論君德四事劄

伏以 殿下英睿夙成好善愛士 踐阼之初中外顛若佇見至治而數年以來志勤道遠政化不成紀綱解弛號令不行風俗日薄民生日困災異之作習於耳目忠讜之言歸於文具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豈特臣民絕望於太平哉 殿下亦必自傷為叔季之

君矣雖然臣等之意則有不然者自古繼序之君委靡頽墮不能振發以壞基業者觀其氣質類多昏庸不曉事理故仁義之論視為高遠流俗之談比諸典常垂衣拱手坐以待亡耳千載以來未見才智拔萃有如 殿下而因循荏苒日趨亂亡者也有所不飛飛則衝天有所不鳴鳴則驚人日夜翹首以待 殿下惕然覺悟之日久矣近日 慈聖之喪 殿下以天性之孝秉自盡之禮哀戚之誠感動遠邇一國臣民莫不拭淚延頸曰吾 王之孝卓冠千古孝為百行之本將必推是心典學誠身仁民愛物以陶至治豈止於盡情喪制而已哉顛若之望復盛於 卽位

之初嗚呼此正 殿下覺悟日新之幾會歟古之帝王居喪致孝者如魏文帝宋孝宗史不多見後世稱美而不能善推其所爲故孝行雖若敦篤而治效不能復古不過爲魏文而止耳宋孝而止耳此特匹夫之孝也豈足爲帝王之孝哉必也善推是心進學修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功光祖宗業垂後裔然後可謂帝王之孝矣今 殿下於喪制一節孝則至矣第未知將擴充是心以全帝王之大孝耶抑只守一節追踵魏文宋孝而已耶如欲只守一節則非臣等所敢知也誠欲擴充是心以全大孝則立志不可不篤進德不可不勇推行不可不慎

保躬不可不重所謂立志者必奮然振起大有爲之志洗滌循常守舊之習不作漢唐以下模樣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然後儒者之言入耳而弗拂俗論之咻交至而不惑矣所謂進德者專精學問必下實功親近儒臣講明道義居敬窮理竝進不已堯舜之行爲己規矩非禮之事絕於身口然後聖賢之言不爲空言允德之修日躋罔覺矣所謂推行者身心所蘊發爲政事政事一差便見君心之不正必也施爲舉錯粹然一出於天理無一毫人欲之雜一號之下一令之出莫不悅服人心使四境聳動以至巖穴之士彈冠振纓願立于朝然後衰世可升大猷薄俗可回

淳風矣所謂保躬者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
宇也身得其寧然後心得其養心得其養然後性得
其全是故聖賢之學既持其志又養其氣使血氣充
完眞元不耗以助養心之功其勢不得不然也孔子
大聖而慎乎疾程子大賢而戒忘生此豈區區爲延
年益壽之計哉將以養心而全其性也况人主一身
負託甚重一身失寧便爲宗社之憂尤不可不自重
也今 殿下立志之篤進德之勇非臣等所敢窺測
也第以推行一事言之當此臣民仰觀日月之際施
爲舉錯不能務順天理官府不見一視之公寵擢或
出人望之外爵賞未免猥濫之失臺諫所爭一向違

拒又不明示 聖意使羣下茫然莫測而其間決不
得不從者亦畱難引日不卽決斷公論不伸士氣不
振似此政令恐未可以大慰人心以基治平無乃
殿下立志或有所不能致其篤進德或有所不能致
其勇乎嗚呼 祖宗艱大之業不可不扶其危 殿
下清粹之質不可不得其養末俗不可不拯民望不
可再缺 殿下燕居深思則必不以臣等之言爲過
計之憂也至於保 躬一事則臣等仰恃 聖明高
見卓識必不膠守小節以傷大孝第以還元丹不進
之 教觀之則無乃 殿下或未免致意於一節以
忽 宗社大計乎疾病之作其幾甚微中氣之虛百

恙所萃今若失其滋養遂至成疾則雖日親醫官日進藥餌恐無補於已傷之玉候今日臣等所憂莫切於此伏望 殿下奮發大志進德修業仰念 宗社保養 玉體推之政事一循天理以啓東方萬世之治不勝幸甚

進聖學輯要劄

見本編

辭大司諫疏

戊寅

伏以士生斯世所當竭力而致身者只在孝親忠君二事而已人莫不願孝而親壽有長短故孝不能如志人莫不願忠而才誠不同謀故忠不克從心此是古今之通患也臣生不辰早失怙恃風樹之慟終天

不懈雖欲盡孝其道末由臣之仰戴而懸誠者只有殿下一人而已使臣有才也則雖是多病亦當量力受任調攝從政陳猷獻策補闕拾遺以盡誠悃仰贊聖德必不虛老于畎畝矣使臣無病也則雖是不才亦當奔走服役或內或外惟力是視不憚勤苦鞠躬盡瘁少裨庶務必不自安於寂寞矣臣今不然稟才空疎不適時用受氣虛弱病不離身有病無才徒誠何用抑而從仕也則竊祿苟位疲茶支離內以傷生外以瘵官不過作清朝之一鄙夫而已矣於公於私有何寸益竊聞古之明王爵士之道非苟貴其身而富其家也將以用其言行其道而救時活國也士之

進於朝者亦非苟榮其名而利其祿也將以達其志
展其學而致君澤民也如使上之人無意於行道而
只縻以富貴下之人不求乎展學而只貪其榮利則
天工必曠庶績必隳矣此後世之所以治日常少亂
日常多者也是故士有懷才抱道自重不出者則明
王必致敬以示其誠盡禮以備其儀一聘而不至則
再聘再聘而不至則三聘至於五六聘而不懈期於
必致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以化黎民以升世
道焉士有高潔自尚不屑世務者則亦加禮聘期以
必見如其終不可屈則不強召致褒其節義以成廉
頑立懦之風焉如有自度非才而恬退不進安於家

食者則許其自守不奪其志使貪躁希進之輩有所
知戒焉如或釣名干譽以退媒進陰以簞食豆羹計
得失陽以干駟萬鐘爲弊蹤者則明王必燭其姦不
爲所罔棄不省錄焉古者明王之待士大槩不出此
四者而已四者之中臣則何居焉其不得爲自重之
士者三尺童子亦所明知而亦非高蹈遠引者也亦
不敢矯情好名也只以名過其實不得自安非曰能
之其所願學者恬退自守而已夫以臣之虛名過實
如使隱遯山林不曾一出則雖以 殿下之明智無
由灼見其不才 徵召不已必欲立朝者猶或可也
今臣非遺逸之士也立朝有年 殿下亦知臣之爲

人矣試執銓筆則藻鑿不明試分郡符則治劇非才
試於納言則不能惟允試於諫官則輕肆妄言試之
巡宣則勞而無績試之論思則華而無實咨以世道
則妄引古經而不度時宜詢以時政則發謀迂遠而
欲變舊章若大若小若內若外四面環顧無一可取
者以 殿下之睿哲寧有一毫未燭者乎才既如是
病又深痼嘗試已驗亦甚章章 殿下之召臣豈以
臣爲可用乎不過未忘昔日犬馬之勞而名在仕籍
故循例加 恩耳臣之感 恩則刻骨鐫肌有不足
喻隕首結草固無所辭矣其所以不敢冒進者臣之
就職決無裨益不過竊祿而已 殿下強召竊祿之

士旣非事宜而臣雖無狀稍知廉恥矣扶曳強進必
充竊祿之數則是何義理乎此臣所以悵望 象魏
蓄誠含淚而不敢拜 命者也頃者小臣仰念 聖
躬方在哀疚承 恩不敢遙謝力疾入京初擬一瞻
天光而勞熱之餘臂痛忽作不能屈伸深以曠官爲
未安謝病得遞於是益懷惘惘始知一侍 天顏亦
有命也嗚呼一侍尙有命則其得責難陳善回乾轉
坤以救世道以安生靈者豈非在天而非人力之所
可希覲者乎向臣畱京一月病雖少歇元氣未復還
歸桑梓 恩命又下惶悶踟躕置身無地而病中神
思茫昧欲卽上章乞骸而把筆不能構思今過累日

始克陳情臣罪大矣臣今欲冒昧還進則害義違理如前所陳今欲泯迹巖壑則非但愛君之念內切于衷而 召命頻煩心常戰懼平居慄慄如獲重譴進退維谷臣之謂也伏惟 殿下仁覆憫下欲使萬物咸得其所臣亦仁化中之一物也 特垂矜惻 命遞臣職許以恬退使得其所閒居讀書仰頌 聖德仰呼華祝豈非 殿下仁化之一事乎抑又惟念今茲天災時變極其驚慘川絕山鳴民消畜殘愈出愈異而習見既久漸至於恬不爲怪焉世道人心日沈月痼如水益下四維墜地彝倫斃敗而習非已熟馴致於無藥可醫焉內而紀綱陵夷號令不行渙散之

形昭在目前外而民生倒懸兵食匱竭土崩之勢匪朝伊夕如是而大官小官秦視越瘠恬嬉度日閒有憂念者亦不知所以爲計直付之無可奈何譬如龍驤萬斛去碇失柁泛于洋海風浪驟至而無一人任其操舟之責焉 殿下歷觀前史寧有國勢如今日而能保無大患者乎嗟乎以 殿下之明聖受 祖宗之基業非翫然不動於治亂也中夜思之寧無惕然驚懼者乎爲 殿下計者當汲汲以求賢顧俊爲先務必得才德可用之人委任責成至誠咨詢屈己從善必洗痼習回亂爲治使邦家清泰可也豈可泛召無用之人如臣者朝而徒聘晝而徒進夕而徒歸

使之上有仇仇之失下招屑屑之譏乎况今士大夫引疾爲高避事成風今日除官明日辭遞遷移無定百職俱廢此正當世之大病而引疾避事惟臣尤甚殿下誠欲赫然罰一勵百則宜自臣始顯斥自便之罪未絕收敘之路使百僚聳懼咸知夙夜奉公之義則亦救時之一美令也嗚呼小臣親年不永旣不能竭力於孝不才多病又不能致身於忠實是天地間一罪人也出入銜恤豈臣所願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臣言已盡而猶有餘蘊更竭危衷伏惟 殿下試一念焉 殿下於臣洞見心肝的知無用宜乎棄之若遺而至今 收召不置者無乃 殿下於臣猶有所

未盡實見者乎苟如是則 殿下之召臣非苟爵其身也或將以用其言也今日世道之降人心之薄政事之疵黔首之苦 殿下非不知也雖見其然而未得救之之術也 殿下試以此條問其弊使臣一一陳其可救之策如臣策可用合於 聖算則臣雖枯死巖穴亦得仰報 天恩之萬一矣其榮幸爲如何哉如其杜撰妄作不可施之於事則臣之無用尤益彰著矣汰去仕籍廢置度外使四方之士知無用者不能欺明而有爲者咸思自奮則豈非世道之大幸乎臣精神不爽語無倫序伏惟 殿下垂仁加察焉

應 旨論事疏

伏以臣祗受有 旨書狀 聖批有曰爾有所懷可
實封以聞臣伏讀再三精爽飛越夫以臣之受 恩
感激常懷以身徇國之志苟罄愚衷有可以裨補萬
一則鼎鑊斧鉞臣亦不避况 聖度優容使之進言
者乎臣今披肝瀝膽不恤觸忤伏惟 聖明試求諸
道焉嗚呼今茲乾道失常七政乖度妖星蔽天白虹
貫陽風雹妄作水旱極備沴氣塞空釀成癘疫者
殿下既已仰觀矣坤軸失寧震動不時大川中竭名
山牛吼禽獸騁怪木石呈異土氣散漫五穀不成者
殿下亦已俯察矣士習偷卑泄泄沓沓後義先利瘠
公肥私汗濁日盛忠讜日孤紀綱紊舛庶績咸隳者

殿下既已見而知之矣民生塗炭秉彝都喪父子相
戕兄弟相害綱常泯絕盜賊興行災慘洪水浴甚蠻
貊者 殿下亦既聞而知之矣天怒民窮國勢岌岌
者皆 殿下之所自知也臣何敢縷縷瀆陳乎臣請
以反本爲說焉臣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理其本則
末無不治後本先末徒勞無益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朱子於詩傳贊文王
之德曰文王化之入人者深矣澤之及物者廣矣蓋
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遍
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在易觀之九
五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程子作

傳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無咎者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爲政化未善不能免於咎也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也由是觀之人君是一國之本而治亂係焉君得其道而國不能治者必無之理也今日之人心世道一至於此則 殿下之政化無乃未善乎政化係於君心則無乃 殿下於反身之學誠正之功有所未盡乎 殿下其亦反諸本而思之乎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聖經賢傳只資美談求名者借此得譽求祿者階此得官能踐

其言能治其身者寥寥甚鮮苟非豪傑之才則孰能奮起百世之下以洗一時之陋習乎嗚呼 殿下英資睿質出類絕羣既有命世之才作君作師臨御區宇又有治世之勢而至今不成允德不能善治者其故何歟自古人臣鮮能爲善者常人之情大抵好利而衰世未蒙爲善之利身正則衆忌道直則官蹟職治則妒興言忠則恩替是故苟非志道爲己之士則不能爲善而多汨於流俗焉人君則不然道自我行治自我出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撫我爲后虐我爲讎天意民心較然可觀人君非不知此而鮮能爲善者欲錮而見蔽故也蓋喜聲色則樂於荒淫而不見其

鳩毒好貨財則務於聚斂而不見其民散好逸遊則
流連無度而不見廢政之害好用兵則黷武不戢而
不見殃民之禍人君之失道大槩不出此四者今
殿下受氣明粹持身清約寧有好色好貨之病乎
臨御一紀未嘗遊觀則其無盤樂之病可知只修武
備不妄出師則亦無好勇之病矣 殿下以何病而
不能典學誠身乎道非高遠只在日用而或意其至
難或憂其力弱莫敢下功焉無乃 殿下亦以爲至
難而力不及耶 殿下旣無奮發作聖之志故羣臣
皆見其然以正心誠意爲厭聞之陳言以責難陳善
爲愚儒之迂策 經席之上只以解釋文字塞啓沃

之責 殿下亦反覆咨問字訓文意而未嘗下詢切
實踐履之功夫讀書而只求文義不反之身者乃科
業之士所以求名求祿者也俗士以此發身名顯祿
厚固遂所願矣今 殿下之所願在於堯舜其身堯
舜其民則豈可求其華而不求其實乎此一事也嗚
呼 殿下以經世之才受附託之重始初清明豈無
平治邦域高出百王之志乎只緣羣臣少有承當者
訐謨失宜試可弗績議論多歧實德不著朝紳之間
言語可觀而闕門之外惠澤不流於是 聖心悵然
始有不可治之嘆以沮大有爲之志矣 聖志旣沮
不復圖治故羣臣亦見其然心緩體弛舖啜是事爲

人擇官優游度日久於一官則引疾遷就只糜廩祿百務不理閒有奉公盡職者則衆必指目或譏以愚妄或刺以釣名惟是怠事徇俗者乃能上不批逆下不喪朋外無人謗內無親譴美食安坐榮身潤屋今世之士不職其職者非其本心也以容身保位之術在於從衆故也嗚呼人情孰不欲利於己乎惟守道之君子乃能重義而輕利焉今日重義而輕利者有幾人乎徇俗而求位則身可貴也徇俗而求財則家可富也莫不遂其欲利之志矣惟有 殿下了無所利但見時事日非不可收拾而已二百年 社稷隳於危亡之域而 殿下之明無不洞知 殿下之力

可以振起何爲至今不下手一救乎昔者春秋之時世衰道微諸侯擅制大夫專政天下淆亂極矣而孔子以匹夫之力猶且欲救一世轍環四國而其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蓋聖人之心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今日世道之降雖下於春秋之時無列國戰爭之患而 殿下居得治之位非孔子匹夫之比欲治則可治矣 殿下豈可以無道必一國而棄之耶此二事也嗚呼 殿下聰明絕人氣馭一世而聖學未進 聖量未弘故未免有輕士之意不信其人不用其言今者上自大臣下至庶官近自侍從外至岳牧 殿下心所信重而用其謨猷者不知爲誰

乎至於已死之賢雖一世所宗仰者 殿下尙無推重之意况今時之士乎士之有才可試者則 殿下必憂其喜事直言廷諍者則 殿下必厭其違拂欲制儒行者則 殿下必疑其矯飾未知學何道陳何策然後乃合 聖衷而得所倚信乎衰世喜同惡異故儒者見嫉而流俗得志 殿下豈可不念此弊乎夫以世俗常情言之則儒者固可惡也論治則遠引唐虞諫君則責以難事縻之不畱寵之不樂惟在於欲行其志焉固是難用而其間或有過激者或有迂闊者亦有好名者或廁乎其列豈非世主之所可惡者乎流俗之士順時同衆無所忤逆熟於事君惟命

是從安於習非不事矯激是固人君之所親信也雖然儒者好義流俗好利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一朝禍亂之作挺身救君取義捨生者必出於儒者決不出於流俗矣嗚呼好義者爲國好利者爲家爲國爲家辨之不難廷臣之碌碌隨波無所建白君有過失不敢繩糾者大抵是爲家者恐失其利也若其謬誤正色無所回撓有懷必陳有才必盡者大抵是爲國者恐失其義也惟是人君辨之不明而讒諛善乘其隙故爲家者多被寵擢爲國者多陷刑辟誠可悲也只有好名之士似是而難辨若人君理明義精則虛僞者亦不能遁其情矣但不

可嫉人之好名而遂疑實德之士也己卯年間中廟求治甚銳而羣賢彙進其間豈無好名者哉大槩多是爲國者而譏人罔極巧成貝錦遂以一網打盡趙光祖臨死有詩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臣每誦此句未嘗不流涕也今以殿下之明必不被姦人之所罔則決無己卯之禍矣但羣下之所望於殿下者豈止於不生士林之禍而已哉以殿下之高亢明爽無人得被信重無策得被採用故大小之官循默成風苟且居位賢者不敢輔以德能者不敢助以才智者無所獻其謀勇者無所用其斷忠臣竊嘆鄙夫馳騁殿下之國事更無可爲之勢此三事

也嗚呼殿下於世務非不畱心也於民瘼非不惻念也至今一政之弊未革一民之苦未解者以殿下固守前規不思變通故也自古帝王創業定法雖是盡善盡美而時移事變法久弊生則後嗣之善繼善述者必隨宜更化不膠於舊故眞西山論中庸繼述之義曰當持守而持守者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者亦繼述也此言眞知治體者也我朝太祖大王開基立經大綱雖舉節目未備列聖承繼隨時創法不拘一規代有新制各適其宜故大典頒降之時其法旋有一二不能行者矣燕山之朝祖宗典刑蕩然顛覆中廟反正可以改紀而朝臣鮮識時

務議不及此加以士林禍作萬事瓦裂 祖宗良法
美意多廢不行而權臣幹吏隨事用智添設科條以
爲聚斂病民之制者則行之既久遂爲成法擬以金
石之典莫敢出更張之計今之所謂持守者於 祖
宗成憲則守空名而無實於近代弊法則務因循而
不改政治之不興生民之困瘁職此之由今 殿下
誠欲有爲則雖 祖宗舊典尙有量宜變通者矣况
權姦所設病民之法則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矣何苦
而遵守自底危亡乎今之議者多曰緣法爲治則可
以無患若欲改法非命世之才則不可能也此言似
矣而實不然夫所謂緣法爲治者法之可治者耳今

守病民之法而求以治民則反不若緣木求魚之無
後災矣且如燕山所定貢案則不過是任士洪輩所
設耳任士洪輩所造弊法必待命世之才乃可改定
者此何說歟若使今日不改謬轍則雖 聖主憂勤
於上賢相盡瘁於下亦無救於民之糜爛終亦必亡
而已矣譬如人家子孫守先人大屋久不重修棟棟
腐朽瓦甍破缺支撐不密勢將覆壓則豈可以拱手
坐視者爲能繼述而反以改瓦易材者爲不能持守
也哉古人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人不敢妄
言愚臣每進更張之說 殿下深所厭聞也請以其
事驗之 殿下之循塗守轍今過十年若是治道之

當然則宜乎功成制定上安下順而持之愈久百弊愈生政事日紊紀綱日頽民生日苦風俗日敗舉國糜潰若決江河莫敢隄防其故何歟 殿下亦知其然矣何不反而思之乎此四事也惟此四事爲今日痼病之深源上之使 殿下退託自小安常習故無奮厲振拔修己治人之志次之使廷臣瞻前顧後患得患失無委質許國盡忠補過之心下之使斯民流離失所如彼棲苴無安生樂業仰事俯育之資上下四方蹙蹙靡騁嗚呼苦哉若此四病不除則雖使臯益陳謨于內周召宣政於外終無一分之益况以廷臣之齟齬者左右 聖朝者乎自古忠臣之進言者

必以治世爲亂故人君逆料曰斯世也奚至此極進言之道當如此耳今 殿下亦料臣言乎今日果是治世而愚臣過言乎以今日之國勢民情平居無事固已奄奄如病革之人形骸僅存而氣息就盡若或不幸內有小人嫁禍士林外有兵戈匪茹不恭則是國家運盡之秋也小人之禍則 聖明在上可無虞矣若兵戈之難則安保其必無哉竊聞去年朝廷有量田之舉以閒散朝士充敬差官三令五申竟無起應者量田非死地也朝士非頑民也欲使有識之人就不死之地而尙不可得則紀綱可知人心可知以此紀綱以此人心儻遇外寇則能有親上死長者乎

昔者前朝恭愍王時紅巾賊十四萬騎冰渡鴨綠江
東人無禦之者直擣松京王避走安東收合國兵二
十萬僅能克之此時兵力猶勝於今日也若今日則
外寇雖不滿萬騎人誰敢禦之乎不特外寇可憂也
民窮財盡勢必爲賊嶺南結陣之卒是叛國之兆也
一處結陣而復散則 殿下得以誅之矣若處處結
陣而不散則 殿下將何以處之乎臣言皆據事實
果是過言乎嗚呼 殿下若無美質不可有爲則臣
雖懇懇亦復何望今臣之仰首哀鳴披露赤心累牘
連章旣退而猶不能止者只以 殿下資質可以入
道今日不能覺悟則明日必能悔過故也嗚呼臣計

誠不自量而臣情誠可悲也雖然若不遇 聖主之
涵育則臣何能至此乎臣聞時有否泰事有幾會時
否而有治之幾時泰而有亂之幾在人主審察而善
乘之耳 殿下卽阡之初仁聞廣被一國人士舉首
引領顛望至治此正可治之幾而當時大臣無經邦
遠猷不能引翼 睿旨反迪 上以尋常塗轍遂失
其幾焉及乎乙亥之歲 聖躬遭憂喪制盡禮親近
儒臣講求治道人心翕然更望德化此亦可治之幾
而適憲吏誤觸宮禁臺臣對不以實遂激 上怒由
此 聖心改圖反厭儒者遂失其幾焉當此之時譬
如春陽盎然草木萌動而嚴霜忽零生意頓喪至今

追思心寒腸結不能自遣也去年之冬 殿下明燭
元兇之祕術恭承 仁聖之懿旨 命削僞勳以定
國是根本枝葉一切剗鋤斷自 聖衷超出羣臣意
慮之外使三十年神人之憤一朝快洩無少餘憾國
人相慶跋躡亦抃因此正名之舉復起有爲之望此
亦可治之幾也 殿下前日旣已再失其幾矣今者
豈忍三失乎嗚呼 殿下之不能修己治人者不爲
也非不能也 殿下若知四病之爲害則今日當務
之道豈不在於汲汲力去四病乎 殿下誠能一日
慨然發憤曰人性皆善我獨不可爲堯舜歟道無古
今我獨不能興至治歟 祖宗付畀之業豈可忍壞

於吾身歟 祖宗直道之民豈可忍棄於吾時歟才
不借於異代我國豈盡無人乎法因時而通變舊規
豈盡可守乎旣發此心以立基本而深陳旣往之悔
手下哀痛之教以至誠招賢以至誠求言脫去前日
循常之習聳動一國臣民之望賢士旣至羣策旣集
則又須屈意咨詢虛懷樂聞忠言必聽善謀必取以
之修身以之爲政則賢者求行其道能者求售其才
必有輕千里而至焉者矣帝王之先務莫急於得人
得人之術又在於修身身不修則心不正心不正則
智不明智不明則忠邪不能分臧否不能辨安能得
人是故孔子曰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今殿下埽去舊習誠心向道則必勉強修身以身取人而修身之道聖賢之言備矣臣於前日撰進聖學輯要此非臣言也乃聖賢格言也未知殿下留心記憶否修身大要不出此書臣不復贅達於今日矣第念修身實功在於矯治氣質而察病加藥今殿下之志不立身不修政不治者有何病根而然歟此在殿下反而求之耳愚臣竊見聖明重於自信而短於從人夫自信有二焉擇善執中而自信則固可以有恒而成德矣然不可專於自信而必資於取善况權衡未得其正而自信則不幾於惟其言而莫予違乎古之帝王莫不以虛心從善爲進德之本

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今以殿下之聖智宜乎無善不從而尙不免於偏係好勝之病其故何歟無乃殿下自謂聖學已成無所資於他人乎抑以爲世無賢士無可取信者乎抑心主他事而不暇及於爲善歟抑聖心漠然其於是非善惡都無所管念乎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殿下其亦權度之哉若殿下自謂聖學已成無所資於他人則有不然者古人稱堯曰舍己從人稱舜曰樂取諸人以為善稱禹曰拜昌言稱湯曰從諫弗拂堯舜禹湯德已至矣治已極矣猶且虛心從善如恐不及况今殿下德不

及四聖治不及三代而其可忽於人言不以誠求乎
若以爲世無賢士無可取信則亦不然古語曰愚者
千慮必有一得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之帝王詢
于芻蕘者用是道也顏淵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蓋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也况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千里之國豈無可信之士乎若以爲 殿下心
主他事而不暇及於爲善則人君之病不出於前所
陳好色好貨好遊畷好用兵而今 殿下宜無此病
則豈主於他事乎若以爲 聖心漠然其於是非善
惡都無所管念則此乃叔季昏庸之主委靡頽墮安
其危利其災之氣象也豈以 殿下之英明超卓乃

有此病乎反覆思之終未能仰曉 聖心之所在此
臣所以惶惑而罔測者也 殿下何不反諸心而深
思其所以然乎嗚呼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道理
無窮故雖聖人不敢自恃其其明而必以衆人之耳
爲我耳必以衆人之目爲我目然後聰無不聞明無
不見而智無不周德無不備焉 殿下誠能以帝舜
之明四目達四聰爲法使一國之善言無不輻輳而
聖心權度精明不差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典學誠
身本諸此敬天勤民本諸此矣何德之不進何業之
不修何天災之不可弭何民隱之不可解乎嗚呼人
君是一國之本而虛心從善又是君人進德修業之

本則天下之德孰有加於此乎人臣之告君者多以舍己從人爲說故此言無異老儒常談矣今臣則非泛言也竊敢以 殿下切己之病竭誠盡言伏望 殿下勿視以恒言更加深念焉東方否泰之幾 宗社存亡之幾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幾決於 殿下從善與否而已嗚呼 殿下旣以修身爲出治之本而又須知人善任然後可以成政譬如人家梓人造屋陶人造器奴主耕耘婢主織紉雞能司晨犬能吠盜各有其才各當其職若使用違其才而紛更不專則必致敗績爲國何以異此今者誠能明明揚仄陋盡收一時賢才而不論新舊不問門閥只擇其人器

相稱者以有德量識道理者居之廟堂通經術善啓沃者置之 經幄藻鑒公明者任以銓衡生財有道者任以度支講禮不差者授以宗伯知兵遠猷者授以司馬忠信明決者使治刑獄幹事無弊者使主工役正身糾物者責以風憲之重直己盡言者委以諫諍之職奉公愛民者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大小內外之官皆擇其人任之專而持之久期以成績不限日月其間才過於位者則超陞之才不稱位者則左遷之才位相當者則雖終身一職可也如有疾病亦不輕遞必如漢法滿三月乃免倘有厭居一官託疾辭避者則臺諫隨現論劾必使公卿百僚恪勤守職一

心爲國而至於弊法之當改新制之可行者則必須博採羣議明察精擇或革或立務合時宜政癘民瘼一切埽除必使州縣賦斂寬平徭役輕均吏無苛政民有恒產則天意可回民心可得而教化可施禮樂可興矣豈特免危亡而已哉 殿下苟立此志渙發德音則善政未及施而國人已鼓舞於千里之外矣豈非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乎伏願 殿下無失幾會焉夏書曰不見是圖况今危亡之象已見而以殿下之明聖莫之圖乎勢迫情急不容少緩矣嗚呼能辭說者不必有才德故不可以人而廢言亦不可以言而取人今以臣身之不才謂臣言無可取不可

也以臣言之有理謂臣才有可用亦不可也伏願殿下無以人廢言抑又竊聞學校風化之本也今之學校荒廢久矣風化何由可興乎內之成均旣不足以興學而外之鄉校尤可寒心近來書院之建可養志學之士爲益不淺而但不設師長故儒生相聚放意自肆無所矜式不見藏修之效國家設立本意必不如此故議者或詆書院以爲可罷此則出於憤懣非正論也臣愚欲乞於大處書院依 中朝之制設洞主山長之員薄有俸祿如童蒙教授之例擇有學行可爲師表者及休官退隱之人使居其職責以導率則其教育之效必有可觀而他日國家之得人未

必不資於此也至如臣之無狀於內於外百無所用但於章句訓詁之閒業專且久不無管見若於海州書院主山長之職教誨童蒙正其句讀而勿煩下召使安其分則聖朝無棄物愚臣不徒食矣此乃周官鄉大夫教民之遺法也殿下誠以此咨詢大臣創制行之則亦風化之一助也臣既承清問不敢不盡其愚衷情所發言不知裁伏惟聖明垂仁察納焉

辭特 召疏

伏以小臣於前月之末本州吏持監司關諭以上命起臣上京臣於是時暑痢重發飲食全廢元氣大

敗不能運身家人不知所以爲計具陳病狀呈於本州冀得轉達天聽厥後始得祇受有旨書狀知有特召之命辭意勤懇病中伏讀感激嗚咽繼以戰慄無官而特召者是乃自古招賢之盛禮顧臣萍穢何敢承當第已受命則在臣子之義所當行不俟駕而病勢彌留乍歇還增日久不差不能前赴席橐待罪茲敢復進一說焉臣之獻疏只願殿下採用其言而已非敢求進其身也今聞政院請召微臣以爲一召不至而再召三召則不敢不進云政院之請雖出於愛君好士而發於臣則誤矣况所謂一召不至三召乃至者是山林自重之士

所以應聘者也豈可指臣而言乎夫山林自重之士如女之未歸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然後乃就徵辟此固處士自守之義也今臣則非山林之士也乃殿下已試之臣也願忠而未能者也使臣有才可用有策可施不愧乎位無負于祿則臣當夙夜在職猶恐不及雖遭斥逐亦必倦戀矣安有求退之理乎惟其才不適用策不知務位爲尸居祿爲素食內外大小無官不瘵故退而忍飢不敢復進而區區願忠之志終不自遏至欲補書院山長仰裨萬一則臣情可哀而臣路已窮矣臣安敢偃蹇自高而靳於一進以待殿下召命之勤乎今殿下之用舍與夫臣之

行藏不在 召命之煩簡只在臣言之可用與否而已政院不察斯義而乃請以累 召致身則是猶已歸之女更加納幣也非所以待王臣之道也臣何敢當此誤禮乎嗚呼臣之不才多病固 殿下之所灼見也其論時務也一則曰改紀二則曰更張其不能俯仰隨時者亦決然矣 殿下若欲遵守前規專於鎮靜則如臣志大喜事者雖欲自進亦當揮而遠之以矯不靖之習况量能度分自求恬退者乎假使殿下奮然振作思革宿弊以新一代之規模亦當廣求賢哲之通達世務者使之揚于 王庭各盡其才與誠可也如臣空疎滅裂者豈合先應收用之 命

乎 殿下已知臣之無用而每下 召命此臣所以
進退維谷置身無地者也自古未有不行不藏之臣
亦安有不用不舍之君乎此義人鮮克知之只可仰
達于 聖明耳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特垂哀憐還
收 召命許臣恬退一以警貪躁之俗一以遷安分
之志公私幸甚

辭大司諫疏

伏以小臣才疎病深理合休退 召命稠疊猶不敢
進疏狀頻煩 聖俞不下是臣辭不達意誠未格
天自取狼狽尚誰怨尤君臣猶父子也父子之間何
言不盡今請悉吐危懇毫髮不遺伏願試垂 睿察

焉士生斯世進則行道退則守志二者之外更無他
歧行道之策非英才碩德功覆斯民者則不敢當也
若守志之節則知恥自好者亦可庶幾今臣非韜光
匿彩之士也立朝累年嘗試已驗其無行道之具夫
人所知况 天鑒孔昭者乎 殿下之知臣已悉臣
之自量已熟守志之外豈有他望么麼一箇病臣不
足爲有無而 天書之下到今尙爾何耶臣之不可
用不言可知而猶慮 日月之明或有遺照今陳大
槩其目有四稟性浮駁短於持重聖賢之書非不讀
也義理之微非不窮也徒能發諸言語不能踐以身
心其不可用者一也志在好古不度時宜妄意三代

之政可復於今日 祖宗之法可變而通之而措諸
事業實多疎脫其不可用者二也愚不避事言不知
慎觸諱覆美取憎於人虛名誤身謬膺時選而叢誹
積謗與名俱長其涉世也踽踽涼涼孤蹤如寄異衆
獨立而能有所爲者未之有也其不可用者三也受
氣孱弱病不離身居間調養稍得支持一有勞動輒
發衆證終年慎攝而不足一日戕敗而有餘其不能
驅馳鞅掌報效涓埃者較然矣其不可用者四也
殿下非不知此而猶且收召不置者豈欲責臣以有
爲乎只以稍有名字粗識分義廢于荒野似或可惜
而無功食祿士習皆然不應微臣僭欲求志故曲加

恩命欲使保全爵祿耳臣非病風喪心之人也豈不
知 天恩之浹骨富貴之可樂乎然而灰心榮宦屏
伏溪壑餬口無資子子東西者第以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匹夫之志區區自守已及半生一朝係戀 恩
寵改頭換面甘心作舖啜之人誠所不忍今者 殿
下如欲立志更化奮庸熙載光前裕後則當求學明
性理才蘊經濟之士與之興治如臣迂滯固陋者不
宜在旁招之列 殿下如欲恬靜無爲謹守前規不
求作事則在廷之士老成愿慤者未爲乏人如臣輕
麤喜事者尤當在擯斥之地百爾忖度終無一綫之
路臣非故辭理勢然也伏惟 殿下光臨區宇志濟

黔蒼四境之內一夫之不獲其所無非 殿下所當惻念也今臣欲承 命就職則瘵官喪守如前所陳欲求補外庶竭駑鈍則簿領之勞病不能堪欲處林泉得免過惡則徵 召絡繹形迹不安進退路窮俯仰跼蹐如負重罪臣之不獲其所亦已甚矣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特垂哀憐許臣解官使得自適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調病之暇益讀聖賢之書益窮精微之蘊收斂身心勉強踐履幸於異日賴天之靈變化氣質得爲可用之器則 殿下曲成之恩碎身灰骨猶未足報近世帝王惟 殿下可以聞此言惟臣於 殿下也可以此言達愚臣愛君實如愛父進退

畏義未獲服勤犬馬孤忠輸寫末由臨疏涕零不知所裁

司諫院請勉學親賢臣劄

伏以爲學在於涵養本原變化氣質爲政在於虛己推誠倚任賢臣涵養之功不密則變化之術末由虛己之誠不至則倚任之道不成恭惟 殿下聰明恭儉未見失德而世道日降政治不興豈特羣臣歎悶而已哉 殿下亦嘗慨然發憤屢形於言矣聲微而響大形靜而影動必無之理也今日之弊豈可不深究其故哉 殿下於燕閒之中潛寂之際其亦念及於此乎不念則已苟或念之則豈宜付之空言不施

實功也哉 殿下學問庶臻高明之域而涵養變化之功則未之聞也何則欲矯氣質之病者必先考病根之所自然後以克己爲治病之藥故先儒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殿下氣質臣等未敢窺測第以見諸辭令者言之逆耳之說纔進則訑訑之色輒發是受善之量未弘也涉內之事著外則遮障之辭轉嚴是偏係之私未去也爭辨之語稍激則理奪之言不從是好勝之癖未醫也三者爲 殿下氣質之病必須涵養而守之於靜克己而治之於動然後可以變化矣聖賢之謨非口耳之資也終日談敬心中昏擾則讀書萬卷亦有何益中庸之戒懼

慎獨大學之誠意正心伏願 殿下深致意焉 殿下好善愛士固出於天性而推誠委任者未之見也羣臣之少可倚信者固所自取也雖然 臨御八年俯察已熟賢愚邪正想不逃於 聖鑒豈無一人之可作腹心者哉竊恐 殿下恬於守故之習不發必治之志故其待羣臣茫無取捨以之愛賢不切嫉惡不深人心之靡定紀綱之不立職此之由近者 經席旣罕而接見之際亦無虛己咨詢之益凡有啓沃邈然若不聞者大臣之言亦不酬答未知 殿下深居宴處宦官宮妾日親之時其能淵默若此之甚乎至於大臣進退萬民具瞻終始任賢則黎獻興起倚

毗不重則羣邪窺覲嗚呼可不慎乎頃日朴淳之遞
上意固出於憫其沈緜欲使將息而第於 允許之
辭不示畱難顧惜之意若庶官之得解則既失敬大
臣之體貌矣及盧守慎之請仍也三 啓而未 允
衆情疑阻士氣不振 聖心之無他其可家喻而戶
說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昭烈帝曰孤
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君臣之間誠意未孚而能保
治平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虞朝都兪吁咈之樂商
書股肱良臣之說伏願 殿下深致意焉嗚呼今日
朝廷所不足者實也非言也言雖叢集效絕涓埃臣
等之言 殿下若一覽而擲之則不過爲政院故紙

而已猶不敢不言者良由官以諫爲名矢在弦上不
得不發昔者朱子不以宋帝之厭聞而廢誠正之說
臣等區區之誠亦效此而已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
言試垂 睿察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六

